

1870-1871

NATIONAL 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孟子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

一註云字子輿騶人也

騶亦作鄒也

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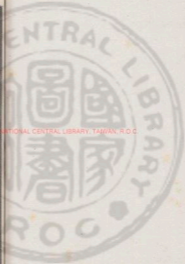
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道

既通

經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曰

孟子集注序說



朱熹集註序說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
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
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
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

爲迂遠而闕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

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

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

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

齊用孫子田忌夫下方務於合

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

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

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



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
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首與楊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
前儀前人又非鑿空撰
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
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

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

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
子意亦通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

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
子雖少惡然亦不辯性更說世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

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

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

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

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

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

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

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

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

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

道廢子思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

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

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

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

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

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

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

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

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

然學已到至處愚按手字恐當作聖字○程

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

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

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

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

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

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

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

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

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

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

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

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

孟子傳卷之四
五
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

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

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
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
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
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
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
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
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

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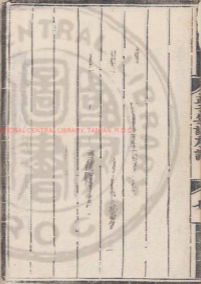
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

朝至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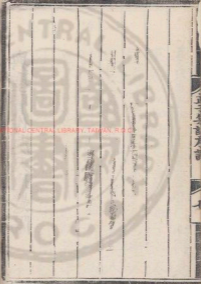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

軻至。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高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此效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辨贊於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

謂將有執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千乘之下



殺上也。譬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念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藏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解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

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商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問何也。○太史公曰：余讀孟予書，至梁惠王問何利，吾國未嘗不發善言，而嘆曰：差乎！利誠亂利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不據此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

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鴻雁之大
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
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
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
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初魚躍文王以民力為
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
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五音棘麋
音憂鶴詩

作高戶角
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
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
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
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
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麋鹿也鼈也
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白鳥

於歡美辭初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馬獸豈能獨樂哉。

音音昌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其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惡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當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加其

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 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警鄰國。不謂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流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

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 數音促 罟音古 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與作不違此時。至冬乃殺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

也。苦網也。涇，水下之地。水所聚也。若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鷹隼草木，零著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搏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富室，所以養生祭祀，節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

五畝之宅，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於墻下植桑以供簞簞。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蓄養也。時謂孕守之時。如孟春，犧牲母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夫所受至此，則經界。

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岸存音學名也
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
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
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氏衣食不足則不暇治
禮義而從後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
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
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
以見輕也終粟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
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
於飢寒也此言書法制品節之詳檢財成補
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

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單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
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生又使狗
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
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兩移持
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罪於歲也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持刃者之殺人也不
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備其政天子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
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
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
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



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景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

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挺杖也刃反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

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

死也

俑音勇 爲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為
從葬謂之槨堂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
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
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
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
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
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顧其民則其流必
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
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
子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
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
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

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
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魏
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
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大梁
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張儀亡
其七邑比德焉也言
欲爲死者雪其耻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

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欲易

豆皆去聲耨如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

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扶夫音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宰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於我則誰與我為敵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
王疑其迂闊故魯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
謂在天史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
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
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
沒反懸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
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
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
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

孰能一之

王問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
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
與猶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
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
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不
孰能禦之令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
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
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沛音勃由當作
銷古字借用後多故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成貌沛然雨
或然沛然興起貌雲止也人牧謂牧民之
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
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
之言非苟為大而巳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
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子觀孟子以來自
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
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
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
好教不巳故或合而復分或達以亡國孟子
之言豈偶
然而巳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



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管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

莫之能禦也。

保愛禮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

識音枝舍上聲發音

胡說齊丘也。繫健新講鐘成而殺牲取中以塗其墓也。說辭忘懼數孟子述所聞胡說

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

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斃餘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橫而充之則可以得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議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愛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

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斃餘若無罪而

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識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

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

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聲平



異怪也。臨痛也。操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殺此類。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執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

遠庖廚也。

連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教牛既所不忍。豈連又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

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讀將死而家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所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威威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

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九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變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詩猶可也今思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足以相隨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諸人曰我不能是

孟子卷之七

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折枝，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躡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

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知以知畜之也。吾知，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刑，猶也。



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從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

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度之度。待各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見。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思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

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旣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解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



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煖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

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並爲不爲之

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開同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巳語助辭音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眼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戰與之與平聲

殆蓋齊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也集合齊也其於天下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統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懇與所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懼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昏與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
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
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於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
民而可為也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在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管學問知義理故雖

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因循蹈跲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
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
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



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

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故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

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

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遺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勲勳功行王道而王

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



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晚告精切如此而數回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晚告精切如此而數回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無樂
近齊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
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
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
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
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
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
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
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亦音
各

聞與之與平聲樂
樂下字音洛孰樂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
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爲去
聲

此以下皆孟
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
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
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
美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五王之好
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
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心不與民
同樂也

盛子六反頰音邊夫
音扶同樂之樂音路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音也疾首頭痛也感
舉也頰頰也人憂戚則感其絳極窮也羽旄
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崇其
身而不顧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
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

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用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

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武，英韶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始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德反

囿者，養有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搏擣揚園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昔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
不亦宜乎

芻音初
蕘音銳

芻草也
蕘新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
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才阱

反性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
闕阱決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
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南句踐事吳

音蘇

蕘音初
音鈞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
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



其國

樂音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不能已智者明義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禮尤不敢廢涉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正事見後章所謂秋人即讓幣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天者理而已矣天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也舍偏覆無不周適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樂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

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

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無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
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發爰於也旅衆也
過詩作按止也祖牲也昔詩作按祖營謂宥
人侵阮祖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
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
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
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
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
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
今且依此解之禱之四方龍典之於四方也
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
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
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
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
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
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
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應小忿則能解小
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



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如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薛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

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

備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朔
枚上葉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僻皆山名也邊猶
也枚至也張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
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
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竹舒救反
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稷也給亦足也夏諺夏
時之俗語也豫樂也述所守述行諸侯所守
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
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補行郊野黎民之所
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
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
事慢遊以
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
者弗息賄賄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古賄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Black

White

Yellow

Red

Green

Blue

Magenta

Black

White

Yellow

Red

Green

Blue

反辟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糈糗糒之屬，賄賂視目。貌胥相也。謗也。惡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主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鮮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

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

厭，謂之亡。

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

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

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

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

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



阿陟 羅反 招與能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與發發舍樂也。太師祭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祭有五。皆三曰角。爲民。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高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高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責職。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用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特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扶夫音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
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
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鰥獨

嗇字音奴鰥姑頽反
舒工可反鰥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
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
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
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
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任者之
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

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
故報之如此志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
謂都邑之市陳察也任稅也關市之吏察異
取異言之人而不任商賈之稅也淫濁賦水
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
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
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
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
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
之篇舒可也從困忤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
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
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
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
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
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俠。橐音托。
戢詩作辨音集。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
政公劉台榭之皆陳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
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
以藏穀糧也戚安樂也揚欽也爰於也啓行
光大其國家也感芥也揚欽也爰於也啓行
言往遷于國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

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
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
下也何
辨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
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
朝走馬逐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丕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
何有

大音
森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Magenta Red White Black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盪或用度奢侈而
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
之篇也去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焉大土
也賈賈夫王名也來朝走馬辭狄人之難也
率猶也水陸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
王之妃也晉和也字居也曠空也無怒驕者
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揚
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
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
事每如此豈不能亮時其君乎愚謂此篇自
首章至此大意皆同美鋪敘周游觀之樂
與夫好色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
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
樂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
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其是非得失之歸相

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
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流而
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
以識其非由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
禮之樂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
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
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
託寄也
反必
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辨士選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

右而言他

治去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耻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

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合上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



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踰踰戚可不慎與

與乎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

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國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觀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貴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

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總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管對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

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

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殘倒錯亂傷毀彝倫故謂

之殘一夫言衆無能不從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

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無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

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
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
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
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如口勝平聲夫音扶舍
上聲女音汝下同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
巨室大官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聚工人也
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鎰音
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
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
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
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
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曾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
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
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
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宋去登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
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定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伐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單食壺漿
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
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單音丹
食音嗣



董仲舒傳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降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然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後來其蘇

雲霓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錫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寬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地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



所以七十里而
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
已於水火之中也箠食壺漿以迎王
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
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
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
退反

採殺也條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
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

湯之征葛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
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
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
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老同
倪五稽反

反逸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奪之老
小也猶高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堯
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
為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足
謂語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亂豈可

孟子集注卷三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開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開閔齊也穆公齊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猶有同也民怨其虐故疾視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

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變上聲夫音狀

轉飢餓輟轉而死也尤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飲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餘凶年則



微之仁其仇寒救其疾若是以民親愛其上
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
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
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謀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
事齊乎事楚乎

聞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
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
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
如之何則可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效也陶君死
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
不去剛非有以探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
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
之故文公以其備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
得已也

邠與
豳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採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夫音扶強

上

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夫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無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命後世可繼而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遷於爲善使其可繼而後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

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敵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

孟子卷之二
三十四

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

如歸市。

屬音

皮謂虎豹縵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與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威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過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難也守正而侯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惡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諱釋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必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失而不循天理事



之正者此聖
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
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
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
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
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昏且者出而孟
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咎焉公曰諾

乘去

乘與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
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語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
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
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
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
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
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
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
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爲去聲沮意
呂反尼女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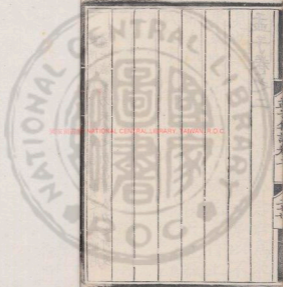
反馬於
處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
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
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
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

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
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675 32281 441 01046 220144 1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L. 110079

INTERNATIONAL C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絕音佛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我馳驅而不獲者也哉管仲之功說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

願之乎。

子爲之
爲去聲

曰孟子言
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

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與乎

顯顯
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
由編通

反手言
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

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
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奉成數也。
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

下周公相成王制禮
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

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



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
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
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
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
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
隔。又音歷。輔

相之相去聲。猶
方之備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
戊。祖乙。盤庚皆賢王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
紂凡七世。故家
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
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
音

茲易
去聲

鎡基田器也。時
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
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



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
也辟與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主義不遠千里
今齊已有之異於大王之百里又難大之聲
相聞自國都以至于
四境者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跡於此時者也
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與
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
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
飢渴之甚未特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尤郵音

置郵也郵馴也所以傳命
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
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
倍之惟此時為然齊乘去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
功倍於古人。向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
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
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
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
此。亦有所恐懼。然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
君子。通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
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速矣。曰。是不
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者。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
惜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
爲知道。方能先我不動
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
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
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能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此於彼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縮之端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雖縫今也斷縫又曰狝東端二衛三楛也懼之也往往而辭之也

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

謂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竟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全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論其言而斷之曰復謂不得於心而身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

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備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因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肉外本末文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

也。舉。歸。贈。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雖。因。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蹶。趨。去。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一。尤。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

惡乎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不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論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氣大德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克者本自浩然矣委故歸惟孟子為善養之

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得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撻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原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之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故然而無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得其正時談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得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

既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窮而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吾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全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足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懼口聲反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猶取也如齊侯築宮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真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定不能集義以生也然之氣笑上文不得於言力求於心即外我



之意詳見
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
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
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
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長上聲。揠，烏
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
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
涉事也。如有事於灑史之有正。正，預期也。春
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
養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
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
未克，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
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剛夏也。揠，拔
也。芒芒，無知之貌。其入家人也。病，疲也。舍，
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
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
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
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

益不惟不善養而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
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發。通隔也。陷。沈溺也。離。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矣也。人之有言皆出

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乎正。過達而無病。苟或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政事之決。然而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而無疑於天下。不肯求之於心。至為天下之言。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非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雖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
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



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

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音扶。

音扶。

惡驚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葦林氏亦以為昔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以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舍上。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度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

則學孔子也。

治去解。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以避國避封。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諸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於是者五。乃相善而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教。公孫丑問。而孟子善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如子學。胡音朝。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之心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今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音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姓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漁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誌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
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等百
世之王無有能違其情者而
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
凰之於飛鳥大山之於丘垤河海之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孔子也

經大結反
音光

麒麟生蟲之長屬也羽蟲之長也經緯封也行
於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
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
孔子之尤盛者也 程子曰孟子此章發前
聖所未發學者所
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大
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者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字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聽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傷不同故人所以聽之者異不同亦如此○鄭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

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

好華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閒音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

也

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夫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福也道過也活生也當作也宜慎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未者多則廛以折之少則不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詳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



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
而而不採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

願爲之氓矣

氓音

周禮記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
之征廛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
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
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
取之布宅之民已無其里之令出此
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

以來未有能濟者也知此則無敵於

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廣興存亡惟天
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
王政則寇或爲父子不
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
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

也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作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黠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猶懼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頭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未傷乃真心也若思而得非勉而中

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入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

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抑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曰論惻隱而志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滿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

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機言

換推廣之意充猶也四端在我應處發見知
皆仰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
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達充之
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
則肆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
性精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
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
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
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
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
自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
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士無定信無成名無
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
四行無不存於四時則將王馮其理亦猶是
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

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

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
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
非不知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
生匠者作為柩
導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夫任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馬於定反
大音狀

聖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善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自然而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也。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遠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

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

為矢也。

由與猶通

以不信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誠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能
善其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其
譚疾而影監寧滅其身而無懼也寬和子曰至
於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

取於人以爲善

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

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謂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

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勤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勤於爲善君子之善說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別故其在



人者有以裕於己在
已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
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
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

潮惡義上去聲下
如字浼莫罪反

浼浼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
之貌浼浼也浼趙氏曰浼也說文曰動作勿
切也不屑說言不以就之為
潔而切切於是也巳詠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
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

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伏音

音但揚音錫標魯果反程

於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溫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既自也惘憂也爾

為爾至馬從洗我哉惠之言也無楊盛臂也

夫不失其正也授而止之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

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美惠之行固皆遠乎

也由

孟子卷之三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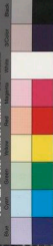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和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三
里
之
城
七
里
之
郭
環
而
攻
之
而
不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
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Color Control Patches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和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三
里
之
城
七
里
之
郭
環
而
攻
之
而
不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
險阻城郭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闔也言四面交圍城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軍中委粟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

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

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詭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始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寧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弔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矣。新造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今夕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

王也。

惡平聲 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魯京丑也。惡厭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扶下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候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未欲朝王而聞命。



中止似與此禮之禮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猶口單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言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尊非如曾子之所言者固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哉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知

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



非欲自為尊大也寫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藝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他氏曰孟子之於齊處實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實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貴難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官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

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

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鑿金好金也。其質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

辭曰餽贖。子何為不受。

贖除刃死。

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

兵餽之。子何為不受。

為兵之為去齊。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反處。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子惟當於理而

記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
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去法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
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

幾上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大政使然非我所得事

也為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
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
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無與之與平聲

教之養之也故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符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Magenta Red White Black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謗故以風曉王也○味氏曰孟子一言之齊之君巨弊知其罪而足以與邪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擇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

矣未可以言與

蚺音選鼃為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運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

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蓋綽綽寬綽裕寬意也孟子居賓辟之位未嘗受禮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違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蓋齊下邑也王驩主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見音現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

扶治如守

王曜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設治之言
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而不惡而嚴如
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
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
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顏竊有請也
木若以羨然

孟子仕於齊喪妻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
孟子弟子曾蓋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
棺木也以已適
以羨大羨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
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羨也
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
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
之羨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
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
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
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

較乎比必二反
較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較快也言為死者不
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
所恨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
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

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

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

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
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
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
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
社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



未也。然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鮮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

說之誤。揚氏曰。燕國可伐。未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而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屠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勸齊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

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

見而解之。

孫盛持

陳賈濟大夫也。管

武王時商殺紂立

蔡叔霍叔監其國

攝政管叔與武庚

名解武王弟周公死也。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王崩成王勿周公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

也曰使管叔監所以管叔以殷畔也有

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王且有過與曰周

公弟也管叔

周公之過不亦宜

乎

與平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

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

免矣或曰周公之上使管叔不如奔之象象何

也游氏曰象之惡且甚而其志不過富貴而

已故奔得以是而公土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若

而其志其才皆非公土比也周公詐忍逆探其

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

叔之事聖人之不事也奔誠信而喜象周公

誠信而任管叔此三八理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



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
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
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順猶通也。更改也。故謂之更也。更之則無損於明
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賈
不能勉其君以過也。改過而教之非文
過也。○林氏曰。齊王一怒於孟子蓋差違之心
有不能自己者使其大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
之則義不可勝用矣。入而陳賈諫夫方且爲之
曲爲辯說而沮其心。蓋改過之心長其歸非
拒諫之惡故孟子不貴之。然此書記事微出
而無先後之次。故廿六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
第二篇十章十一節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

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
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朝音他日王謂時子曰。
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
爲我言之。爲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發操之數也。鍾董名。受六斛四斗。矜。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轅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

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

乎。

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旣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口爲辭。當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
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鄉人。亦孰
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寵

斷焉。

龍音塞。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
時人。龍對內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
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識其
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
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
道。既不行。復受其辱。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
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
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
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
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
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
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制。故就征其稅。後
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
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
式者。但齊王實非欲辱孟子。乃欲以利誘之
而受孟子非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
作晝音。義下同。

晝齊西南
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

而卧。

為去聲。下同。
隱於前反。

隱德也。客生而言。
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
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
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
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制皆反。復扶
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或施布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
問。適遠。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
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知子思
微。二子意不苟。客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
維持調護之。則亦
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
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
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高。子自
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怒公留
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非之
卧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
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
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法

尹士齊人也于求也薄
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
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皆扶下
同惡要聲

見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
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
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書而王不予退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寶
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音以直
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
然而謀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矣何
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
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悻形項反見言現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
民捲捲之踰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遠
之之精而荷黃
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
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
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
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故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謂前日
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開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點始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

豫哉

夫音扶合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竟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於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職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

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

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

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大曰仕而受祿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

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四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library record or inventory list. The text is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large, faint watermark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logo.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5/2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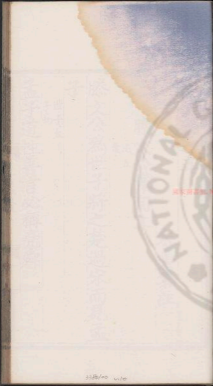


BRITISH MUSEUM LIBRARY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朱熹集註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

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中華民國



造言也。往者人所樂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
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象人
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
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
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
可學而至。而不擲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
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
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言性。豈樂未發
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
節。然發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
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
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
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
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
信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
盡。無復有
他說也。

成颯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文夫
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觀古
莫反

成颯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
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



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備亦以文
王爲必可師故頌周公之言而嘆其不我欺
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後引此三
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仰聖賢不書
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
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歆疾不瘳

眩莫旬反
眩音縣

絕猶截也昔商書說命篇眩眩實亂言滕國
雖小猶足爲治但惡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
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
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惡德而

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據前
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
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
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
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
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



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疏

所居反舒

當行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國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國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痛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

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宜曾子嘗謂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緇曰斬衰緇之曰齊衰疏麻也麻布也好麻也長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踐屨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光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劔。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鄉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

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反

好爲甘去聲。復我。又反。歆。川悅。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資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高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



但在世子自
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
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
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
闕。叔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曰。林氏曰。孟
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
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
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

知耳。文公見孟子而問性善堯舜之說。則固
有以格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
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
自省。悔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
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
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速。近
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
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
者。人性之善
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
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絢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曲夏七月之篇子任取也絢綾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

也此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

也音義通見前篇是故賢君必先儉禮下取於

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

也助者藉也

徹執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大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大授田百畝每夫用貢法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爲常較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同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廩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元經於十

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廩舍二夫實耕公田七十畝是亦不爲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矜矜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

五體反從日從分或音普
覽反者非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似及猶狼藉言多也養也盈
滿也時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
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
之以足取盈之數也推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伏大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
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
行故取於民者雖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
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
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
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注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

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而也言額天雨於公
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
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
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
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則父子有禮。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節。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楡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舊邦而後以來推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猶侯木喻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音夫

畢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薄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併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稼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多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

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功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鄉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井助法也國中鄉門之內鄉遠之地也田不井按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井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凡謂葬也故謂能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備作也守望相助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

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依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操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銜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

子矣

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

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璠然有意三代之治，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察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管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效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一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盡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遂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教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高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議其大者，是以雖當世缺壞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時以政，詳推

善而為制，不肖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

食。

衣去聲 捆音聞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耨耨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殿者之



服也。相。扣。搯。之。致。其。堅。也。以。爲。食。實。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稽。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都州以起士來其相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糗音糗殮音殮

糗殮熟食也。朝曰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之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歿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

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耨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
與平聲

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耨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

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舍去
耕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若哈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樂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入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



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子腐
食首綱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王侯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及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

也。治天下者豈
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濶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

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俞音藥濟子權及深他合反

天下稻米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記聖橫流之軌暢茂長成也繁滋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查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道也分也九河白徒坡白大史曰馬頰曰覆釜白胡蘇白筒白寧白鈎盤白隔津治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排爲黃天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

記者之說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

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被列反
長故皆上薛勞來

皆去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敷稼穡衣食足然後得
以施教化後稷官名也為之然言教民則亦
非並耕矣耕亦種也藝殖也魏亦野臣名也
同使官名也人之有指言其皆有稷之名性
也然無教則亦放逸無稽而失之故聖人設
官而教以人倫亦因性開而有者而道之耳書
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棣此之謂也教
德水火臣贊堯之辭孟子西以爲堯號也德
相若直之謂以立之其以行之使自得其性
安從而提攜習學以加惠焉不使其
放逸急情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

陶爲己憂夫以自獻之不易爲己憂

者農夫也

夫音扶
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寧而憂之也急先
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
耕而亦不
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

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

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易易並
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故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度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同方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思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蕩蕩乎天之不君哉言堯舜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不相闕言其不以位

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指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者變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貊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未遇也

豪傑才德出衆之類言其能自放於流俗也
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來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
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
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
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
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遇上聲基
前水反皜音果

三年古者為師心每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注捨也揚家上也場也若有若似聖人蓋其
言行氣象有似之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
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
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深也秋日燥
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高如也言夫子
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
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黃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歛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
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作鷓古
投反

鷓博勞也惡聲之鳥南
蠻之辭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
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
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
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
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魯公之頌
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賣不貳國中無僞

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
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
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
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
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
故許行又說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
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賣之物皆
不雜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
也價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



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
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爲之
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
能治國家

夫古扶莛音師又山綺
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莛五倍也什伯十萬皆倍數也地
次也孟子言德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
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
豈肯爲其大者哉余不精精細使之同價是
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
而競爲惡惡之物以相毀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

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
往見夷子不來

詳音壁
又音壁

墨者始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
子孟子稱交疑亦說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
以見矣不真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
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
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
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

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志已誠矣故曰徐辟以質之如
此真盡言以知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
無服棺槨三十而無柩是墨之治喪以薄為
通也易天下無難事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
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
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
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
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

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
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
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
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
音彌劍讀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
子引之蓋欲被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
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
儒以釋己所以存其親之意皆所謂通辭
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
等善之取譬未為小只無知而紀法如赤子
無知而入井耳目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
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



由此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墨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後之。則猶如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得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塵。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親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

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的。最楚怪。

反此七禮。反視音詣。去聲。藁力迫。反。掩力知。反。

因夫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壘山水所趨也。蚋蚊。屬蟻。助。或曰。蟻也。蟻攢共食之也。額。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睨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惟至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藁也。藁。土籠也。掩。土壘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

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閻曰命之矣。

憮音武。閻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閻者有嘆之閻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天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在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在尺也。直伸也。八尺曰尋。在尺直尋猶屬已。見諸侯而



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閻曰命之矣。

憮音武閻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閻者有嘆之閻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天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在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在尺也。直伸也。八尺曰尋。在尺直尋猶屬已見諸侯而



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莫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音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捨柳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變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褒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

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扶與

聲乎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



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

而後可。嬖奚不肯強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範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時。雅車攻之篇。言拘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賈。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此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題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



道不得行矣。揚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與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

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

妾婦之道也。焉，於也。反冠去聲。家，女音嫁。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人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六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所守其所持也。其德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禮賢道。天下不顧。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

傳直德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與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所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紳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被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織。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下同。舍上聲。均音酌。隙去聲。及惡去聲。

晉國解危首篇。任國。謂君子辨官之國。青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均亦嫁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顧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與身不由適。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徂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

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音去。直繼反。輶音丹。食。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
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
而輕爲仁義者哉

義延而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易其事羨餘也
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匠匠人
木工也輪人
與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
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

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
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
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
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
食志也食功也

墁式安反子食
之食亦音嗣

墁墁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
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

輪輿而輕為
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

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罷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親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

綱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齊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為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而書仲冠之語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
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厚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管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邪也言其士女以匪威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為商書所謂我右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美也附歸服也蓋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滅武奮揚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
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使果為齊所滅王僅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復其仁代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辭官之是已矣而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聽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子聲
殊音休
戴不勝女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
也齊香也也薛傲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

先設譬以
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聚而
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



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

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

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

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

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勦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矚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長人以己為

無禮也受於其家餽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矚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

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饋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

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



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

骨虛業反。級叔簡反。

賈有鍊體。猶笑。強矣。皆小人。憫。獨之。態也。病勞也。夏。時。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報。報。聽。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體。之。至。而。報。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泄。不。及。者。淪。於。不。污。賤。而。不。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

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

屋之亦家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

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羊反。

養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建
改與月讓一難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
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同治
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
人事得失反覆相尋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
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

窟書曰降水警言余降水者洪水也

降又胡貢
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
地也營窟穴也書虞書大禹謨也
降水澤潤無滯之水
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
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

道側
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薄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澗之間也。險阻。澗水之泥濘也。遠去也。消除也。

比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行去聲。下同。沛音內反。暴君謂夏太康也。甲履於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室也。沛。澤水之所生也。澤水所澗也。自

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安平聲。

在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音所實虐民者也。魯周書君若牙之藏。丕大也。顯明也。滅。除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焉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傳典禮命德封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適人欲於橫道有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徒而

詁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符神則成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也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
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

人將相食

積為皆去聲
於皮表反

揚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
君墨子交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家人故
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
公明儀之言我見晉蒍充塞仁義謂亦說猶
滿坊於仁義也子引儀之言以明揚墨道
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
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揚墨放淫

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
扶又反

閑猶也故聖而志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
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揚墨之害自是
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
也程子曰揚墨之害甚於申韓仲氏之害甚
於揚墨蓋揚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
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揚墨為其
惑世之甚也徐氏之言近理又
非揚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亦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也

行好皆去聲。

詖，淫辭見前篇。辯者說之詳也。承樂也。三聖，禹、周、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排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始。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明也。聖人救世，主坐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



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
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
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
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
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
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
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自無見也井
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陵同螬音
曾咽音宜

匡章陳仲子齊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
陵地名螬螬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
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
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
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擘斤反渠
平聲蚓音引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
有大指也充棟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蚯蚓
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
則惟蚯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
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
與平聲

燕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蚘
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
所從來或有非義則
是未能如蚘之養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纏以易
之也

辟音壁
纏音靈

辟纏也
纏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
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
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
生贓者己頻顛曰惡用是覲覲者爲
哉他日其母殺是賊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覲覲之肉也出而哇
之

蓋音開辟音避顛天顛同顛與覲同
于六反惡平聲覲魚一反吐音吐

世家世卿之家。兄弟黨。食采於墓。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賜也。已仲子也。說解。解也。類顯而言。以其兄受賜。為不義也。嗔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六





2014061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O 30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1000



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朱熹集註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負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蘇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
規所以爲真之器也非所以爲方之器也師
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裁竹爲笛陰陽
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
鍾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
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也
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
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
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
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
終日一食蔬素法廟以麪爲糝牲斷死刑必

爲之淺位天下知其意仁可謂有仁聞然而
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
故阿豈有仁心仁聞而
不行先王之道哉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

徒善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
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
紀文章庶幾審量論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
曰必有闕乎歸趾之意然後可以行罔官之
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



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敘述也。率循也。章與法也。所行不違。不遺忘者。以其猶用舊章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

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道。先王之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

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

朝者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

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與

闕同喪去聲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大制反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鄭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息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故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



沓沓即世之意也
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

非故
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
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
之君者尊君之大也聞陳善通以禁閉君之
邪心唯恐其君或然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
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

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斲至此
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
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負之至也聖人
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
方負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
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
負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類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
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
乎此則入手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
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極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
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
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
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
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
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
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而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諸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

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

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谷是也
反求諸已謂反其行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
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
矣天下歸之播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

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
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正其怨怒也。來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人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



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其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商以取禍，越以子推木而亡。則未必能勝。而及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滯，可以及乎天下矣。襄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缺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待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德，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

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事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蓋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放，昏若放。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本在坊。其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無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斃。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

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孫音賈。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聖數也。十萬曰億。侯。侯。雖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天也。斃。達也。裸。宗廟之祭。以簪。毫之酒。灌地而降。天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庸大。而敏達者。皆就裸斃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



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和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逆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矣。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善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也。所以亡者謂菑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利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滄浪水名纓冠帶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
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扶夫音

所謂自
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
之數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善禍福之矣。

皆其
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
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
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

民之所欲者為政之如聚斂無民之所惡則
勿施於民蓋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
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

欲遠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

也

走音

曠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陂魚者獺也為叢陂爵者鷓

也為湯武陂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陂與驅同陂

音以爵與者

淵深水也陂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

在此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

之陂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

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艾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艾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藥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

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

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合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



也若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

爾通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
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
失之但人人各謂其親各
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

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
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
反求諸身而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
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
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
不誠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性而不致其
極當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止則
可以得君以下
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虛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揚氏曰。至誠是動處。若獲乎上。信乎下。於親之類之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關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

者亦與大學相去。襄擊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

老者。

辟去聲。

作與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仲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從政。必先無家。孤獨。庶人之老者。無凍餒。故曰。吾聞西伯善養。



也。求仕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
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

焉往。焉於
度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
下之父言高德皆尊如陳父然既得其心則
天下之心不能外矣。黃初所謂養民政賢以
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
學者又不可
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

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
大國五年在其中央。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
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非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承
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
而攻之聲其
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



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為法

蔡氏曰：當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殆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莽任土地者次之。辟與

善戰如孫臏是，走之徒連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開疆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愬盡地力，高秋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眊音牟，瞭音了。

良善也。眸子自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會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於



度音

禮受重也言亦心之所受故非此以觀則人之
邪正不可匿矣然言論可以爲私時子則有
不容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
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
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惟恐不順言惡人之不順
已聲言笑貌傷爲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

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髡兒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
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權
也攝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
者也權而得中是乃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援
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淵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方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隨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學子何也。所謂學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或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家體辱，辱則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志，養其心也。養口體，養其身體也。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哲名顯。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冠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

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適。間音間。

適音適。間音間。物之所取正也。格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守上政之失。不足非問。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邪。害於政。不特乎愛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內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從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
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復復有其
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失之復復用其人
將不勝其失矣是以德相之時必存乎格君
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
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
謂不虞之譽求先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
之毀言致譽之言未必皆實備己者不可以
是譽為喜喜類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
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
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
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龜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
可也若野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
入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子
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



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

昔者前日也館定舍也王雅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

強辯飾非開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以舖啜也

舖博反啜食也啜飲之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聽視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稼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

告也

為無之
為去聲

舜告禹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禮也。舜告言與各同也。蓋禮而得中。則不解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宜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權道人皆。可定。權非帶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皆洛惠平。

聲



斯一者指事觀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
明而守之固矣第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
謂和順從容無所勉然事親從兄之意則然
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
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
感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
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
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歸之容而樂之深
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
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
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

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
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
已順則有以喻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
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
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
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

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底之
爾反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有
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者允

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莫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觀吾所以事之若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不厭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感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并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惡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鄒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開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殺其父者常於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之八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



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莫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觀吾所以事之若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厭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感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并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惡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鄒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開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殺其父者常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之八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



也

坡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岐夷
畢郭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

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
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
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看故則左右
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

同然其道
則一也

○子產聽鄆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

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
臻洧音美反

子產齊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
見人有捷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
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
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



未病涉也

本音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與梁可通車與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河水有橋梁則民不慮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

而濟之

辟與開同也於虛反

辟除也如開闢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者辟除行人使之辟已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衆與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謝滿咸使清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

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

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首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遠矣



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鳥養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思焉國人雖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斯艾之而已矣其踐蹙之又甚矣冠幘之報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

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大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

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禮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通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
○潘典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
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述。不若孔子之渾然也。
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
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
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
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
子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
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從

言君子當見殺而作
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
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
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
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與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
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
不能以寸

樂有
洽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資謂涵育，意謂使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速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揚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生國嘗受敬祭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合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

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蓄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游於深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猶以俟夫際誠心道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愛之者安因而不推延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道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

有安辨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

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端欲以博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則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但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是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史反



亟數也水溢水
幾熟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

爾合放皆
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
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
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
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
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

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

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
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由開水通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
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
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
之為人必有顯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
之○鄭氏曰孔子之辭水其旨微矣孟子獨
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
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其本之謂也聞則無
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求之，其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藏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辭也。物，理因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

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

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

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兢兢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達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

以待旦

三王湯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維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發因強和聲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在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雖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成亦非也聖人亦無不慮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造德，經平王東遷而致教，堯今不及於天下也。詩亡，韻悉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去

釐，檮音進。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求馬之事。或曰：取記戰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聲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

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錄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稱意亦如此。蓋言辭之在已，所稱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而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

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



世而經也楊氏曰四世而絕脈之窮也五世
絕免叔同姓也六世絕屬濁矣厥窮則遺澤
安報故五
世而新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書是也人謂
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來時方百
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
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
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
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
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
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
踴躍然其所以自任之
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
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
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
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
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
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乘之粟是
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
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
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



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注：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罪也。蓬萊羿之家，與也。羿善射，蓬夏自立，後為家，象所殺，愈痛也。薄言，其罪。

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

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

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

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

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

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
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

夫尹之夫重音扶
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也亦猶人也若正也
謂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度公
必不害已小人度公自稱也金鏃也叩輪出
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也矢也子言
使尹如子謂子得尹公也而殺之則必無
途蒙之禍然夷罪蒙殺之賊蒙乃評僇度斯
罪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
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

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
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
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
戒人之美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
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
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



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故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啟者又必本其自然而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故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爲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焉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曾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共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偏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



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驪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弔者之妻禮則職喪誰其禁今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恒，恒也。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

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故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殆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
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
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辨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
不足與之較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
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

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

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扶夫音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
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

子賢之

事見
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



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

賢之

食音嗣
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
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
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

其急也

由與
編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
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
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學顏子之樂使
顏子居禹稷之位亦
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
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
救言急也以前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
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刺子也。此章言即至賢心無不周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阿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謂至聖後愛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文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魯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差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扶音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遇也。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

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

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此章之首，於衆所惡而必章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蓋子非取之也，特來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

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未人未有與焉。

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蓋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敬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寓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宿不與巨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志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操術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



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賈反古

儲子亦人也。謂竊視也。聖人亦人，可宜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

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施，又音異。施音施，施如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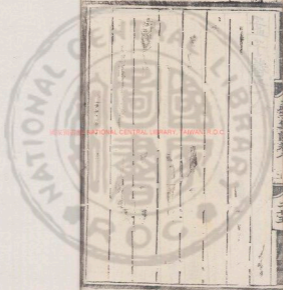
章首嘗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鑿也
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非施而行不使良人知
也施者喜悅自得之貌也施者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
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
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
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
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
枉曲之道昏夜乞食以求之而以瞞人於白
日與斯人
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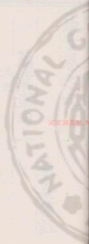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5-2016 National Center Library Loans Book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孟子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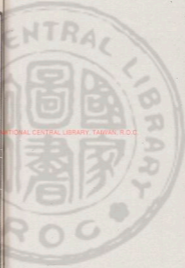
凡九章

朱熹集註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廬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守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恕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善辭。言時父母而泣也。恕。無怨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揚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三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棄。二年成己。



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慈甚也。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勿艾義。

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奔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顧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類直及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作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舜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辨然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

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象曰護蓋都
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
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
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子予治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
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活柳禮反忸女
六反忸音尼與

聲平

究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捨蓋也。按史記曰。使
舜上塗。廣擊。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莖
自捍而下。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
爲匿空。考出。舜既入。深擊。與象共下土。實
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
也。築球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
之壽君。成。皆也。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
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
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
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
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妾也。象往舜宮。欲分
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
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
君之苦。吹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
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
使之治其廩。庶也。孟子言舜。不知其詳。故

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至焉。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哉！

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

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池小吏也。罔，圍也。未紆之貌。舜則稍矣，微然而逝者，自得而達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誘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

也。放。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庠音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夙國不服。伐其君也。殛。誅也。鯀為父名。方命比施。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滌山。三危。瑯山。有庠者。地名也。或



曰合道州阜亭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
章疑舜不當封象故有庠之民無罪而遭
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誠恐謂
藏匿其怒宿怨請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
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
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
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
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

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
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
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
朝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
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使見有庠之君蓋古
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
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
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
仁之至義
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
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
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



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
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
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
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
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
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克不以克或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
北山之麓也普編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
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
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
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獨使我以賢
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
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
辭遠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
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辭之志當以己
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
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
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
真無遺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



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
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替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
養之所以爲尊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先
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
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書曰祇載見替。賁。喪。齊。粟。替。賁。亦
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
側音反

書大禹謨篇也祇讀也載事也喪喪齊粟敬
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齊敬事替賁

牲而見之敬也如此替賁亦信而順之也孟
子引此而言替賁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
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
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
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
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
諄反



萬章問也。詳
游評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
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操諸天下謂之事。言
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
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
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

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

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
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
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
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

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

非天與也。

治去聲。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夫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



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

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真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

孟子集注卷九

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去得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

考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夫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至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



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
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
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

又音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
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
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
人謂歲為年湯當時兵兩方二歲仲壬方四
歲惟太甲差最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顧
覆案亂也典刑常法也相湯墓所在艾治也
說文云艾草也艾猶絕
自新之意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
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
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

也

禪音

禪授也或禪文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
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
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夫與賢則與賢夫與
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
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

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通。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遂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

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治。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夾。莘。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拘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鷩鷩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鷩。王高反。又戶驕反。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

鷩。鷩無欲自得之貌。

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
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
身親見之哉

憐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
親見其通之行本從通說辯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也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
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使知後覺使守寐者
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
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
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
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
予之也皆彼自有此
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
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伐夏救民

排吐回反內音納說音說

音曰昔先正保衛作我先王曰子弗克俾厥
后爲克勤其心爾取若于市一夫不獲則
曰時子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
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
曰伊尹與克勤之道克勤揖遜而伊尹
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
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
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
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法謂隨
適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
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之官以割烹
要湯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

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
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信夫子
之求之與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
亦備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夫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敎官作鳴條。造靈管也。伊尹言始
受桀無道由我
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
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
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
合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癰醫也。
侍人。奄人也。瘠。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
也。好事。謂喜造
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

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
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
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
命也。

讎如字
又音槃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推顏淵純彌子。
衛靈公幸臣。彌子取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避。
故進以禮。義主於節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
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
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

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何應也司城貞子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黶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無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喪而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

其所主若孔子主雍直與侍人瘠環

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

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

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年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

也公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棗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棄去聲

虞號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棗屈地所生之良馬也棄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奔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逆焉皆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



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相去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當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之九



孟子卷之十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



孟子卷之十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
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
去聲相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廢者
有分辨懦亦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
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乎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
者君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

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
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
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



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
能澆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浙而行去魯曰遲遲
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
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

漸。說。歷。反。

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
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
端以見其又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
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違攝氏曰孔子欲
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違避其行也。膳肉
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違
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
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無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
飽而清非聖人之清飽而和非聖人之和所

謂聖者不危不累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任止久速各當其可。蓋款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手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德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

樂之一終書所謂篇詠九成是也。金鐘屬學宜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條路。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於訕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闌而後擊特磬以收其聲。所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於終。理疑古察經之言。故兒寬云：天子建中和之祿。兼終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法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彈彈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偏者夏秋冬之名。一時孔子則水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

何。

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梁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階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



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無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

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稱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者，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視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禄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似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

四十
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
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
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為老

檢音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大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問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絕秦火然而班爵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
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也者友其
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持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
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
之友矣

乘去聲
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昭公子曰獻子
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
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古
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
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
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事我者也

費音和
板音班

惠公賈也之君也師所尊也
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
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
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
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
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
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

王公之尊賢也

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

或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歐餼飯也。不敢不飽。微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叔曰天職言天所以待賢人使始天民非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是以女妻舜故

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壹宮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者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交匹夫而不為強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頭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問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說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聞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則交以道。如餽雖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請辭命恭。敬之。萬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盜跖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識是不待教而誅者也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
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讀書
作慈徒對反

禁止也止人而殺之早奪其貨也國門之外
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
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無入者用其
祭得之貨以禮認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
篇名越讀越也今書閔作閔無凡民二字
總也言殺人而顯越之因取其貨罔然不知
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而
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

到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
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
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
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
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
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
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

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

其賜乎

此去聲夫音執較音角

此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違命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政而後誅之則其與樂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樂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樂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樂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謂竊或可隱忍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口實相執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

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為章問也先薄正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器器使有定
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
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攝輪者將久而自
廢矣未如是也此猶下之兆蓋事之端也
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
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能可行
而入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
其去雖不整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
年留於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
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
公養陶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
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
疑出公報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
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
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錮而不卻之一
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
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
按此章文義多不可
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
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垂去聲

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通與時違而但為仕者如娶妻本為樂嗣而亦有為不能說操井曰而欲資其能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

擊柝

過平聲
柝音托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非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

祿薄其職易擢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而巳矣
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命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會計當而已矣

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為偽反會公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密阻制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畜牧之吏也管肥甞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



道不行耻也

朝音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耻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恥辱富者不可以居焉居尊者必欲以行焉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註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祿。故曰之於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我也固周之

周數也視其空乏則周之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
思不悅於卒也撫使者出諸大門之
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
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
乎

亟去聲下同

亟去聲下同
命來觀嘗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

其未從獲米飽時虞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
高段言不以人神待己也虞虞官主使令者
蓋經公懼悟自以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
用也榮養者未公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
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
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
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
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
職繼之無不以君命來觀嘗使賢者有亟

拜之勞也。僕
僕煩。僕。僕。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
女焉言宮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
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
之尊賢者也

女下字
主筆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
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
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

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
贊同

傳通也贊者士執紳庶人執整預見以自通
者也國內莫辨君臣但未仕者與與贊在位
之臣不同故
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
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
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
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
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
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繆
公壘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
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
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

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
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
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與兼皆去聲

與乎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必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說與
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由纁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任之。臣通帛曰旃。謂已仕者交龍爲新。新羽石士於旃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手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音天

扶風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砥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



文能由是
辨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子
解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盡更合陳代公稱丑所問者而論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

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稱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

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與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高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物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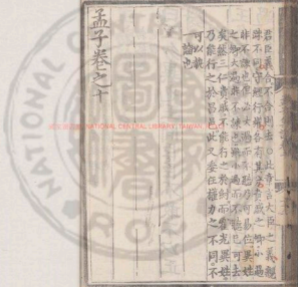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孟子卷之十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視
時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方。責成之歸。小過
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諫。乃可易位。異姓
之物。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諫。已可去
矣。然三仁責成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
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
可以執
論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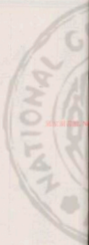




2025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2025



37A/43 W3



孟子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朱熹集註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
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丘園
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棬桮棬之
木所區若色區之屬管子言人性本無仁義



必待窮極而後成也
若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
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棬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棬則亦將
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
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與者猶與子
聲大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也
不肯為是則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

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
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
流反

湍流湍回之貌也告子謂前說
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
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
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就下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
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
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
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

夫音扶搏
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額頤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
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
使不遂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頤之而
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復為惡非本無定
體而可以無
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推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
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與近世佛氏所謂作
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

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
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
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
是謂凡有生者
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



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不如以則大牛與人皆有知覺
皆能運動其性也○愚按性者人之所
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
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
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
禮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
禮皆之理也○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
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
為理而以所謂氣者會之是以杞柳醜水之
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橫厥身論錮外
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理所以然者蓋徒知
知覺運動之善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
禮智之辨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

其義
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
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
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
物之宜由手外學者但當用
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
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
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
下同

我長之義以彼為長也
我白之義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
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
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

與平聲
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
為愚按白馬白人所謂被白而與白之也長
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在
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

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
心則義之於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
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
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
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者吾愛夫
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多亦有外



與

者與嗜同
大音扶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
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曰自篇首至
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
卒不聞其餘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
不得於言也求於心者所以
卒於齒辨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

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或聞
孟子之言而未竟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
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
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
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
季子又言如此則敬安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
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
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

鄉人。舜于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鄉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有賓客之位也。庸敬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

也。

此亦上章著矣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

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

此即端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故此文則微子比干皆附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與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扶夫音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
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
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
者也

惡去聲鑠式灼反
合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

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
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
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
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微欲其擴而充之此
直因用以著其本
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
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真知道
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

好去聲

詩大雅蕤民之篇蒸詩作蒸也物事也則
法也夷詩作夷也懿黃也有物必有法如



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統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然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此。子所謂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也。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克己至於達人。一也。才。性。氣。無有清濁。意其清者為賢。其濁者為愚。學不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德或身之是也。孟子所謂性不為氣。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謂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後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善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於

各有其實。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淨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審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

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

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

心而爲暴。

今夫楚麥播種而擾之。其地同樹之。



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
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快麴音牟麴
音憂曉音交反

饑大麥也。稊覆籜也。日至之時
謂當成熟之期也。晚非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
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
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履我知其不

爲黃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音黃

善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履
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

口之於味有同着也易牙先得我口
之所着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
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着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
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

也

者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反卯

古姣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天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



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
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
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觀
物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
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
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羨乎是
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
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

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樂五
剝反

牛山膏之東南山也邑外鎮之郊言牛山之
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
故失其美耳應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
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
長也萌蘖也蘖芽之萌出者也濯濯光潔之
貌射時木也言山水雖伐猶有萌蘖而時羊
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
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羨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

或好惡並去聲
梏工桑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未多也梏槓也反覆旋轉也官人之良心雖已故

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亦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

山木人心
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惟心之知明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憂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淳者當無時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職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故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特守之即在獨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

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

哉易去聲暴故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五之時於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始使難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知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秋與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也。士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則棋也。數我亦一。致在也。非秋善弈者名秋也。舉以繩擊矢而射也。○經子爲講官言於

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言妾之侍也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說若世之茫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承養君子遜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上舍



聲

魚與龜掌皆美也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

齊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若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

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

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矣之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

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困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

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蹠爾而

與之乞人不屑也

舍音嗣噉時放反蹠子六反

豆木器也噉吐味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蹠蹠也乞人乞之也人弗屑不以爲糞也言蹠欲食之志而蹠無權有宰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微惡有甚於生死

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

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

窮乏者得我與

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之言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二者蓋四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



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
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爲妻妾之奉爲之爲甚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
爲身死猶不肯受嗇嗇之食今乃爲此三者
而受無權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
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
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
寔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
焉斯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經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
之性是也然假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
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
祿萬變之主而不可煩更失矣義者行事之
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
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煩更會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

哉會止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
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



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難夫至輕難天放則知求之
心放則不知求也夫其至輕而忘其至重意
弗思而已矣愚初上教言仁義而此下專論
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
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
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
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舉曰從事於學
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之言
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
身來自能導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

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
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
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
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為去

無名指手也
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
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
如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
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
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
甚也

拱兩手所開也把一
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
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

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
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
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
為大人

賤而小者曰廢也
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楨養其穢棘則為



賤場師焉

舍上聲 檠音者 賤音咸

場師治場師者指捕也 檠音也 音及射也 隸隸小事非治射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養音願 疾則不能故 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 飲食之人身 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雖命所關未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於不可以小害大處實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

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

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向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

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不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者，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欲，本多作此而越，注亦以比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渙作此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哉曰：茫茫堪嘆，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糲米，麥為三才，白淮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散逸，為厥心疾，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為呼號者，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



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

樂音俗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死

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音求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弃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使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

使之貴則亦餘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莫克足而聞譽彰於時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

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受我之所為有以歸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處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以為仁之心○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音蹄稗音備
荑反夫音快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質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費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數學者亦必志於數

數古
數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數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猶學射。

矩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

大匠工師也。規矩在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法是則無以規。弟子言是。則無以學。由藝正。然說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一

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朱熹集註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

禮重

任平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孟子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朱熹集註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

禮重

任平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鄉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亦法字

何有不辭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

高於岑樓

搯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貌似山者至而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

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比之羹翅色重

翅與宮同古字
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減其性不
得安而發人倫食色之重者也羹翅猶言何
但言其相去懸絕不
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綫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
食不綫則不得食則將綫之乎踰東
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
得妻則將樓之乎

綫音樓
樓音妻

綫辰也樓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
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六分然於其
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綫於其
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
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
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
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善文問也。食粟而
已言無他封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
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爲無力人矣。
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
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
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
騖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

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

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上聲先去
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若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
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
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過大矣。而所以爲之
乃在大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
也。百姓蓋曰
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
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

樂之行是樂而已矣

去聲
之行

言爲善爲樂皆在我而已。詳曹文之間淺陋。爲樂必其達見之時禮貌。衆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志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奇以假館願留而

受業於門

見音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扶音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脩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中后生太子宜曰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曰於是宜曰之傳爲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



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
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
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
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
亦反夫音扶

詩經

曰凱風何以不怨

曰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巖夷
謂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凱風邶風爲名衛有七子之母不
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
言激激之而連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然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
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
當親而疏怨慕孰天是以
小弁之怨未足爲怨也

孟子集注卷十二
○宋徑將之楚孟子過於石丘

徑口董反

宋姓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數若彼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

時宋徑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用將見秦王也

世之戰上說下勢強弱不舍說亦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
第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
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
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
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第者

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之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
之殊而其效有與上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
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孫爲任處守以幣交
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
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之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必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歸。往他國。以見孟
子。則以齊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
至齊之勢。內而不來。見則雖
以齊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
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
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
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
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
者是欲觀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
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
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
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
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恐趨並
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也。楊氏曰。伊尹之
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
豈有伐桀之意哉。其就伊尹以事之也。欲其
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
心矣。及其就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
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

遂相之以伐楚是以取天下為心也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林為魯相子柳子柳也削地見侵奪也見讓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絲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聲法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絲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職死於莒莒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兒以此幾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
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
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
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
爲衆人固不識也

稅者脫爲肉爲
無之爲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無行相棄齊人聞而
懼於是孔子以女嫁齊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
之息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
魯今且郊如致饋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
子卒受齊女饋齊又不致饋桓子大夫孔子
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

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
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
前去故不以女嫁去而以饋肉行其見幾明
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
子之所爲豈聖之所能識哉○尹氏曰薄于
兒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
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
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
彭豕豳商齊桓
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捨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據

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

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一碑與開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捨克棄欽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令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齊其罪而伐之也據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公卽曰誅不孝無易



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
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
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
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
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
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
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

欽所洽反邪
音秋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癸丑之會陳牲而不殺
讀書如於牲上宣明二事所以靖身正家之
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靖身正家之
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
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
官事無攝當資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
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
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
得曲為設防壅眾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
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待問糴也無有封而不
告者不待專封國
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違君之惡也○林氏曰邾子有言治春秋若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非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由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符罪於今之諸侯則同符矣而諸侯非推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
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人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順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寇屋所不識

也滑音下



潛齋慎
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調觀聘問之禮
宗廟典藉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一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
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
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
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與國同鄉與下同

辟闢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謂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欲食思者欲與童儻同苦樂樂則時愛人無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計盡欲以其術施之國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

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非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

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

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

比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

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禮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寡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矣則魯今欲輕重之則大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壘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顧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

為壑

壑受水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平流壅塞故水逆行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與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能手執言
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
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
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

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
子之所避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
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好善足乎

丑問
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
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

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
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
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訥訥予既已知之矣訥訥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說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訥音涉治音聲

訥訥自足其言不啻善言之物君子小人選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說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率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

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曰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知視靈公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
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
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
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
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
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
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
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

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市

說音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蔡傳嚴武丁舉之膠
鬲遭亂鬻取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
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
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秦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

曾與
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鍊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程子曰若要與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

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與同

恒常也猶言大事也機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之性常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離於平日故必事變窮變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獨於幾微故必事理累若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

者國恒亡

拂與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于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神靈能堅人之志而無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卷之十二

多術吉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
絕之所謂不肖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
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
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
也。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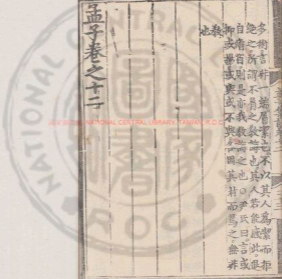




PHOTO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S-Color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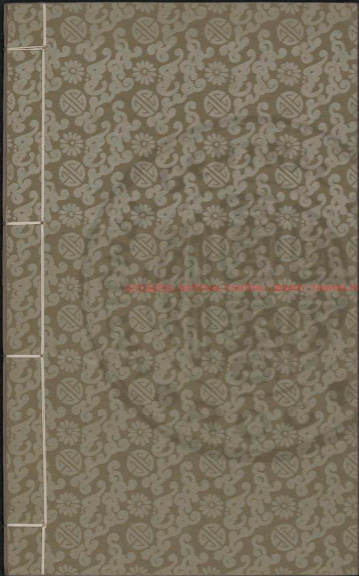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 2004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R.O.C.



孟子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朱熹集註

凡四十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有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



命謂正命。嚴福緒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安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嚴福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

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

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裕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知惡惡矣
好奸色之實無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
利矣其為樂
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
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
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
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
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
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
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
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
以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
無耻矣

趙氏曰人能耻己之無所耻是能改行
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之累矣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

耻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
聖賢夫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

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也心 為機變受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耻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耻之

也 但無耻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耻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耻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耻其不能而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史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

子遊

句音鉤好音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說也

人知之亦覺器器人不知亦覺器器



趙氏曰：蓋寡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器器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器器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

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聖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扶

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欲音

附益也韓魏皆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高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捕殺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嗜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

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遠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



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蟬鳴如也。庸功也。豈氏曰：因民之所是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補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

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扶夫音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神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經

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斯來動斯和，莫如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成，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張陶之，非如術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程子曰：仁言猶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猶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歸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養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



居深山，深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至虛，至明，渾然之中，氣理畢具。有感，觸則其慮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

乎疾疾。

知去聲，疾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足增益此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



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御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為小人之務悅其君譽譽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達可行於天下無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傷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

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威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使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音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
若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
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患則蹙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
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

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
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
以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

不存焉

樂音路
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達苑故君
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
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獲其澤故君子
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
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
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
蓋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
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
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
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
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
根本於心其揀之則發而若見於外者不
待言而無不顯也。程子曰。睟而盎背皆顯也。

致然四體不言而一節惟有德者能之。此章
言君子固欲其道之不行然其所得於天者
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辟去聲下同
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
歸終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
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
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
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曰養母
雞五母雞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也仁者制其田里教之

樹畜導其妻子伸養其老五十非帛
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
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
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蠶
謂雞彘也趙氏曰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
養其老耳非家
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
使富也

易斂皆
去聲

易治也時耕
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升勝音

教民節儉則
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
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為於
處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不愛者多故
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
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
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
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管城東之高山
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大則其視下
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喻也
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潮水之沸急流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潮。喻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以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若更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無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

之徒也

孳孳勉之奇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問者。謂相去不遠。所立子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使人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辨之。不熟見之。

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石所當深察也或問雖為而起若未接物如門為其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

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儘足之意取為我者儘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佗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猶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照識心通且試言一藥則中央為中一家則懸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纖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樂之中不特安排安推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



百也

急為計
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容義親中者密於時
中稍卑一如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
者中之所貴者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
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
而子墨者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
子墨者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擇與隣有闕而
不知問其同室有闕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
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尚殺類曰易地則皆
然以其有權也不等
則是亦樹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
得飲食之正也飢渴言之也豈惟口

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
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
失其
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
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
動其心則通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辭之意柳下惠達不隱賢必以其道
遺佚不怨阨窮不懼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



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

此之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

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克孝不如

勇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

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于

暗運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而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



民大悅

子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顯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與平聲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

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七
丹反

詩經國風伐檀之篇於空也無功而食操胡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貴者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皆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

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



瞽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瞽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舜胸中自有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試其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皋陶之心加一死法而已不知有天子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
惡平聲

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

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斯然樂而忘天

下

躡音徒新與
依同樂音洛
躡草履也遵備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



惟賴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在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

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

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快與平聲

范齊邑居范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將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鄭皆云漢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晬然見於面益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堙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



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

堉釋宋楹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音許六反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爾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然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行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詞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感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缺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天地之理然後補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



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菽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紿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反厚

紿於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弟之不可廢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戚於嫡母而不敢於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縗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疑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夫音伏

言王于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得為請葬止得加一日繼勝不如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本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為者有以全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遠邇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嘗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答問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私淑艾者

艾音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也人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孳音齊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設

率

為士聲發古侯反率音律

較率譬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欺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上文發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矣然其所以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乎不可掩高不可踰路不能蹶然不能蹶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



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及行道是則身在必死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
每嫌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論人不倦又恐大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學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無難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穀蔬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厚薄故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

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二本故也無偏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思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



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晚反歎
沈反歎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細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政詳也。故飯天飯視。飯長。飯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事。識其地。則心不狃。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今體則心不狃。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怠於先務。雖編知人之所知。獨能人之所不能。彼賢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力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卷之十三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一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而仁民。仁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晚反歎
沈反歎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細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政詳也。故飯天飯視飯長。飯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事識其地。則心不狃。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今體則心不狃。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怠於先務。雖編知人之所知。獨能人之所不能。彼賢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力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卷之十三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一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而仁民。仁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
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
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
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各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
劉家翻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
申也以其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
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
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思自
內及外不仁之謂由疏建親

○孟子曰春秋而義戰彼善於此則

有之矣

春秋每有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
擅典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
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
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
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異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各有重編而過其實者學
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
義不如無
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而記事之書也
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
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
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高杵也武成言武王伐紂
之前徒倒戈吹于後以壯血流漂杵孟子言
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
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殺是言惟後世
之惑且長不
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戰大罪也

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
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
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
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

兩去聲
負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
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存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

厥角稽首

稽參考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惡當云王誦商
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討本為文字誤非敵
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
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
反

民為聖君所皆欲
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

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
大匠亦末如之何也
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
達必由心悟在周亦
論辯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菽也若將終

身焉及其為天子也披衾衣鼓琴一

女果君固有之

飯上音稊
衾反音音
不說文作嫫烏



反果

飯食也。後乾糲也。若亦食也。初畫衣也。一也。亮一也。也。果大特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適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心。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任之也。一聞耳。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也。聞者，我往彼來，聞一入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

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識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放太平之稅。此以賦缺為暴也。文王之國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國為併國中。此以國圍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



人

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

見音

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

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其私智可以盡千乘之國而不可得丘民之心鄰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子墨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主神稷穀神建國則立禮樂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之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

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思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成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
患則發其墳壤而更置之亦卒不顯成八蜡
不通之意是社稷雖
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
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
是乎而況於親交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之交親
近而重夫之也餘見上則篇

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
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
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
者廉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
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



去他國之道也

出重

○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無

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危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

趙氏曰貉姓貉名爲大非口所訕理類也今按漢書無理之言亦訓類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韓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煩賤也問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己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

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閒不用則茅塞

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高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也音堆

豐氏曰追蠡細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蠶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細如蠶器而欲鐘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繁是以如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

豐氏曰美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執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執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



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知地。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曾氏發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非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

為發棠，殆不可復。

獲扶反。

先時齊國嘗饑，夫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陳臻諫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

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攘，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



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類則定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類不止爲貧惡蓋貴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

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

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過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受學智矣而不知仰之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

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然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又是暗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何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也則責成於己其吉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

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不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覺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孔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古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端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窮于好學不依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塔而已能有塔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初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

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唯如此歸斯受之者獨其悟之悟之漸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知追放豚既入其莛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豚也莛蘭也都膏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時而又追登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雖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寬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可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根本取之無度則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殺使肆而獲免孟子之

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官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合也上官別宮名業屨屨之有次業而不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度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蒼讀為扶余

悲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度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問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以待學者前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徇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重贖之非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側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
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
勝用也。勝乎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越。皆為逆之事也。能推
所不足以達於所是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
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
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
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
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

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慙忿而不肯受之之
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
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銛之也可
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銛之也是皆
穿踰之類也。銛音

銛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銛。即此意也。
使彼隱微皆有意採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
然其事隱微人亦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
推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
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

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虞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

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



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輕常也四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也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事蓋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往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

巍然

說音統巍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節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
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

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危反。箴音盤。舉音洛。去聲。

據檢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餽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據檢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窺者。何足道哉。○揚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孰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

名所獨也

肉重而切之為
喻安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
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
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
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
論語
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

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

狷音
僻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
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
猶有所不為者知取自好不為不善之
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
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狂矣

齊張名宰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
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以者曾
曾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替倚其門而歌事見
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故
詳未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

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大交反
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
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
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言志而夫
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亮奔氣象也
特行有不掩焉
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索之士
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達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
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
身屑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

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惡同荀子原惡字皆讀作恩謂謹惡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惡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疏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焉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踴其為反聞

音

踴踴獨行不進之貌涼涼僻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顧古人耶又諱猶者曰何必如此踴踴涼涼無所親厚與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闒然奄人之奄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禮厚之稱而孔子以
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
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
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
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廢如水之
下派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
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

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
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
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以苗之草也
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
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也紫亂色
朱正色也鄉原不在不親人皆以為善有似
乎中道而實非
也故惡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
民興斯無邪慝矣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
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
而知之

反後也。經傳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與興起
於善也。邪惡如蠶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
經不正。故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和應
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
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非邪。白無所回
互。雖有邪惡。不足以感之矣。○尹氏曰。君子
取夫狂狷。若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猶
者有狷。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僻。原而
微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說
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
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
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
曰。即仲連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
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



聞而知之

敬素
聖反

敬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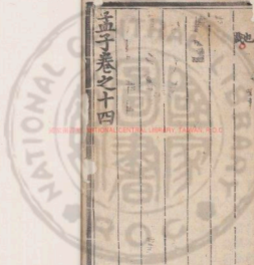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邾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

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遺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歸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稱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頤治溥卒諡公文考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見聖人之尊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盡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智無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以遺後人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學與道絕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

孟子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
之焉功不知所至應誰知功名之籍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02 American Philatelic Library Assoc. P.O.

